

服务学习：社会工作教育的通识化

朱健刚

内容提要 服务学习的运用能有效克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困境。本文通过探讨服务学习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碰撞结合,通过行动研究案例分析服务学习如何作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方式进入通识教育的课程中,并取得了何种效果,从而指出服务学习作为社会工作教育通识化的途径和挑战。

关键词 服务学习 社会工作教育 通识教育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0.01.015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但是当代的社会工作教育则主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恢复,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其突飞猛进出现在 2010 年以后。201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人才队伍之一。这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工作教育的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泥沙俱下,不少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由于急于求成,缺乏有经验的督导,加上港台搬来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大陆本土的国情,因此不少社会工作教育的实习流于形式。^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服务学习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并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②。

服务学习的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情境

在西方,服务学习却并非起源于社会工作专业,而是来自对民众教育的探索。“服务学习”这个术语是 1967 年在美国南部地区教育会议上,由罗伯特·西格蒙(Robert Sigmon)和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ey)首次提出的^③。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服务学习已经发展成为当今西方民众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已经通过学校、社

区、政府立法等多种渠道保障服务学习得以在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顺利开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服务学习教育模式,并在 1990 年和 1993 年分别颁布了《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以及《全美服务信托法案》,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服务学习在教育中的地位^④。服务学习其后逐渐从北美扩展到欧洲和亚洲。在日本、新加坡等地的高校教育制度中,服务学习已被引进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香港岭南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也都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学习中心,以便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服务学习。经过 50 年的发展,服务学习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教育创新潮流。

但是,对于服务学习的定义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周加仙转引自肯德尔(Kendall)的研究指出,服务学习的定义达到 147 种。^⑤美国高等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将服务学习定义为“服务学习是学生通过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服务进行学习获得发展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些服务活动既满足了社区需要,又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又因与学生学术课程的结合而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成绩。”全美服务学习组织(HSLC)认

为“服务学习是一种教学策略,将教学与反思同有意义的社区服务结合起来。”^⑥《1990年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对服务学习的定义是“社区、学校和社区服务计划中心相互配合,安排学生完成社区真正需要的服务,以帮助学生或参与者学习或成长,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将学生的学术性课程与社区服务整合为教学单元,给学生或参与者一定时间去分享服务所得经验与心得。”^⑦

尽管对于服务学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在其核心思想以及实施原则上并没有太大差异。服务学习是一个多方位的互动过程,学生通过专业课程学习与社区服务的互动、与老师的互动、与社区伙伴的互动,在反思的过程中丰富专业学科知识,了解并推动社区发展。如果更深入地追溯,我们还可以发现服务学习的理论既包括对教育本质的新的认识,也包括相应的方法论的创新。就教育本质的认识,服务学习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有着密切联系。虽然杜威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服务学习,但是学界一般都认为“服务学习”的哲学基础主要源自他所提倡的经验教育。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学生的学习源自经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中学”。想要获得有价值的经验就要与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⑧。而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需要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具备反思思维。这也是服务学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和社区服务的重要特征。

传统的教育是以老师为中心,强调传道授业。而服务学习则强调以学生体验为中心。正如美国国家青年领袖协会主席基尔斯·迈尔(James C. Kielsmeier)所说“服务学习是哲学,是社区发展的模式,也是促进教学及学习的方法;认为服务学习是哲学,是因为它相信,所有人——不论老少——都能够做出贡献;认为服务学习是社区发展的模式,是因为它对真实的问题负责任,包括对污染的控制,对饥饿和无家可归人的救助以及对多元差异的包容,有了服务学习的参与,社区会变得更美好;认为服务学习是促进教育及学习的方法,是因为它是主动的学习方式,它强调批判性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引入服务学习,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来接受的。早在民国时期,受到杜威哲学影响的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就已经

在中国尝试这种学生为主体的体验式学习。在他们发起的“新教育运动”中,他们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都和21世纪引入的服务学习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张伯苓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南开大学时,又提出高等教育“土货化”的主张,主张学生需要“知中国,服务中国”。这种对求知和服务高度结合的强调,也使得中国的服务—学习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结合起来。而在高考恢复以后的高等教育中,大学也有学工、学农、三下乡的安排,专业内部更有各类实习和志愿服务,这些与服务学习相似的工作都得到了学校的鼓励。

在当代中国,服务学习这一理念首先是在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情境中开始运用和推广,然后才推广到高等教育各专业中去的。例如早在2006年,当时还在南开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彭华民教授,就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始引入服务学习理念,以社会工作专业为基础面向全校开设课程。她将之称为青年志愿服务与大学教育的整合模式。^⑩随后彭华民在全国推广服务学习,集合了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实践,形成她主编的《服务学习:社工督导志愿服务新模式》^⑪。云南大学也于2006年在社会工作系向荣等学者的倡导下开展了服务学习。将传统的研究、教育与社会服务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直接社工服务开发、行动研究、服务—学习、政策倡导、社会创新以及行业生态建设的六位一体。社会服务机构与大学的伙伴关系的建构是她认为的服务学习发展的关键。^⑫笔者2009年起在中山大学也开展了服务学习,强调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项目化学习。

服务学习在西方和海外都是一个全校普及的通识性课程,为什么在中国是社会工作教育率先推广呢?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工作教育独特的教育特性所决定的。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将服务视为专业的学科。与很多学科不同,社会工作专业有着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导向。按照世界社会工作协会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它以社会工作理论、社会科学、人类学以及相关的本土化知识为理论支撑,使人们致力于解决来自生活的挑战,提升生

活的幸福感。这样的定义赋予了社会工作教育不同于其他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特点:(1)它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教育,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情怀;(2)它同时强调服务的专业伦理、方法与技术;(3)它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中,特别强调学生需要满足足够的实习小时;(4)它强调社区需求的满足与专业学习的统一。

但是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实践。正如向荣所指出的,中国很多的社会工作教育者仍然待在“凉爽高地”,还难以放下身段和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合作,也缺乏反身性思考。她主张只有专业教师和实务伙伴形成伙伴关系,深入到实践的“低洼沼泽地”,相互融入和镶嵌,才能实现反身性和行动性的高度协同。^⑬应该说,正是因为当下社会工作教育缺乏真正实践的困境使得服务学习被社会工作专业所重视。^⑭

服务学习和社会工作教育契合的第一点就是他们都强调专业学习和满足社区需求的同步发展。按照西格蒙的分类,服务与学习的关系分为如下表的四种类型^⑮。课程实习可以看作第一种类型;志愿行为或者社区服务被视为第二种类型;而服务学习则是学习与服务并重,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学习是服务的基础,而服务可以对学习进行更好地强化。而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恰恰特别强调学习和服务的有机统一。^⑯因此,两者的理念高度一致。

表1 服务与学习关系的类型

类型	侧重点	对应行为
小服务—大学习 (service - LERANING)	以学习目标为主, 服务成果不重要	实习
大服务—小学习 (SERVICE - learning)	以服务成果为主, 学习目标不重要	社区服务
服务学习 (service learning)	学习与服务目标的分离, 两者无关联	劳动
服务—学习 (SERVICE - LERANING)	学习与服务的目标 同等重要	服务学习

其次,服务学习和社会工作教育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实践与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强调学生需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通过对社会的改变来理解和认识世界。社会工作、服务学习和行动研究都整合于“行动”这一共有的核心要素。^⑰正是因为对行动的强调,使得服务学习可以比较好地整合到社会工作教育之中。

再次,服务学习和社会工作教育都强调反思的重要意义。社会工作教育不满足学生只是参与服务,获得服务的具体的经验和技能,而是强调在服务中反思服务过程中的制度约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可以得到关于社会的抽象理论。这与服务学习对于反思的强调是一致的。例如库伯就认为,服务学习过程中知识的创造是由经验转化而来的。学习包含了4个循环反复的阶段:具体的体验、观察与反思、抽象概念的形成、在新情境下检验概念的意义。^⑱这一过程正同社会工作教育的过程相一致。

正因为此,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非常易于接受服务学习的方式方法来改进自己的教育模式。而社会工作教育也借助服务学习,来影响别的专业开展服务学习,同时扩展社会工作教育的影响。

服务学习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学习在中国高校的推广并不容易,仅仅依靠专业老师的热情,服务学习课程还是很难落地。因为服务要有效地实施,满足社区需求,解决社会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事情,这种专业性正体现在社会工作专业上。正因如此,在笔者看来,服务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工作教育通识化的过程。各个专业的服务学习课程需要引入社会工作教育手法,形成服务学习的教学系统,服务学习才能真正实施起来。

要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生实践仅仅依靠社会工作一个专业也是不够的,社工教育的通识化可以协助各个专业的老师都能够深入服务实践,并形成合力。在服务学习的教育系统中,需要各个关键角色相互配合,才能达到实践教育的结果。这些关键角色除了专业老师外,还需要能够带领学生团建和进行社区接洽的助教督导,更需要社区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社区合作伙伴在帮助学生了解服务对象需求,设计服务项目以及服务项目评估等方面都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强调实务伙伴和专业教师相结合的服务学习教学系统外,社会工作教育同样也强调反思性的体验式教学周期。因为服务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因此,服务学习的周期并非千篇一律。但按照美国学者怀特所指出的,服务学习仍有几个基本环节:准备(Preparation)、服务(Service)、反思

(Reflection) 以及庆祝(Celebration) ^⑩。笔者尝试以自身参与的中山大学的服务学习实践来更深度地描述这一体验式学习周期。

2007 - 2008 年在美国访学期间, 笔者在印第安纳大学接触到服务学习这一教学法。2009 年回国以后就开始开展服务学习。课程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这门课的课堂讲座和服务学习, 来让学生在掌握发展人类学知识的同时, 增加学生与社会不同阶层的联系, 培养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以 2011 年秋季的课程为例, 整个课程分为四个阶段。

准备阶段是服务学习的起点, 也可以说是服务学习最重要的一环, 它关系着后续服务学习的开展效果。笔者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进行服务学习的准备, 包括九次课堂授课(每次两个半小时, 包括老师课堂演讲、嘉宾分享), 讨论的议题囊括了 NGO 发展、公益、贫困、环境等, 同时学生分成 10 个不同专题的小组, 每个小组配备助教, 让学生围绕着小组专题展开阅读和社区走访, 进行资源分析, 了解社区需求。正是通过社区走访, 与社区公益组织的交流, 让学生开始有了很多经验式的感受。随后, 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始思考, 并设计出服务学习的项目计划。服务阶段是课程的主体阶段, 每个小组都配备两名学生助教/ 督导, 每个小组由一名教师督导、一名培训督导、一名研究督导陪伴学生完成课程。行动设计采取了项目为基础的学习(Project - Based Learning, PBL) 活动被设计成一个个项目, 在整个学期中学生都开展实践活动, 对自己的项目经常讨论和反思。在这段时间, 社区合作伙伴成为重要的服务学习支持方。基于项目化的服务学习会持续半个学期, 在这个部分, 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 而社区成为他们的教室。仅仅是做服务还是不够的, 服务学习很关键是学生能够对社会问题和概念进行反思, 完成概念化过程。因此第三个反思阶段很关键, 也是服务学习有别于一般教学方法的特征之一。虽然将它列为第三阶段, 但实际上, 反思行为应贯彻至课程的整个实施过程中。奥图勒(O' Toole) 将反思过程定义为“在服务项目的准备以及成功实施的过程中, 学生使用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问题, 并从自己的服务经历中学习的活动。通过反思考察服务活动所处的更大范围的环境。”^⑪在这个阶段, 同学们可以相互讨论, 也会独

立思考。最后的庆祝阶段实质是一种分享, 既分享知识获得, 也分享喜悦的情感。经验证明, 这个分享环节对于激发学生的自我认可非常重要。^⑫在学期结束的时候, 该课程成为一个学生主导的论坛, 各个小组都用创意的方式展示他们的服务学习成果, 课程也会请来社区合作伙伴和嘉宾, 一起庆祝学生服务学习的完成, 借此也可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为课程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在这个时候, 课程实现课堂翻转, 学生真正成为知识的掌握者和生产者。不少学生反映很多反思都是在这样分享和交流中才最终逐渐完成。

在同学们开展服务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开展服务学习的效果评估, 课程将评估分为定性及定量两部分。定量通过问卷的形式, 考察参加课程前后, 同学们在自我效能、团队互动、亲社会性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四个方面的变化; 定性研究则是在焦点小组访谈的基础上了解学生对授课内容及教学方式优缺点的看法。另外, 学期末每位学生的反思报告也会作为本门课程对其道德感产生影响的衡量指标。在本次课程中, 我们的问卷为网络问卷, 前测问卷在公益学习前三周发放给学生填答, 后测问卷在公益学习结束后三周开放给学生填答。我们共回收了 138 份前测问卷和 83 份后测问卷。经过筛选, 保留既完成了前测问卷也完成了后测问卷的样本, 最后共有 160 份有效问卷(80 份前测问卷, 80 份后测问卷)。问卷从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积极态度和总体满意度一共 7 个方面让学生进行了前后测的自我评估。具体分析如下:

表 2 服务学习成果(2013 年春季学期学生参与公益学习前后测)

领域	前测		后测		差异	T 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沟通能力	6.93	1.61	6.54	1.79	-0.39	1.32
组织能力	7.07	1.37	6.9	1.57	-0.17	0.71
社交能力	7.78	1.02	7.49	1.45	-0.29	1.43
解决问题能力	7.19	1.34	7.08	1.43	-0.11	0.47
研究能力	5.69	2.04	6.37	1.84	0.68	-2.23**
积极态度	8.05	1.32	7.79	1.52	-0.26	1.2
总体满意度	8.89	1.18	8.29	1.76	-0.6	2.7

注: ** < .01; *** p < .001。

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 学生参加完服务学习之后, 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但是, 经过服务学习之后, 学生对自己其他方面的自我评估呈下降趋势。

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学生在参加服务学习之前,对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书本学习的阶段,最多就是参加过一些社团的活动,充当志愿者。而大学生往往对自己这方面的学习和能力都比较有信心,所以在前测问卷上,对自己的评估较为良好。

通过实地的社区走访,接触社区机构和社区里的人聊天、做访问,学生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联系,甚至意识到个人之于社会是渺小的。部分学生开始对自己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怀疑。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目前的服务学习还有需要改进的空间。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学生从象牙塔走出来,走进社区,会受到一定的震撼,甚至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而服务学习要做的,不光是将学生从象牙塔“释放”出来,还要考虑如何引导学生积极地走进社区、认识社区、服务社区。只有当学生能真正地融入社区,并在服务社区中认识自我、提升自我,才能让他们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理解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也成为服务学习改善的方向。而且我们也发现,社区合作伙伴也非常重要,但是,不是每个小组都有运气遇到社区合作伙伴。有些小组的学生就是在无社区伙伴的条件下组织志愿活动的。社区合作伙伴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学习的效果。

虽然问卷结果客观上反映出整体课程状况,但通过对学生们自我报告的评估,我们依然看到该课程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启发,以及他们在行动力上的改变。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公选课能做到这样的规模和深度。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我弥补了关于社会发展知识的空白,了解了我并不熟悉的领域,体会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人类的付出和努力,也让我越来越有做一个公益人或者说志愿者的愿望。每每这时,总觉得自己可以做的其实还有很多。但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坚守,选择积累和等待。”(杨波,传播与设计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除了本科生课程,笔者也进一步把这一社会工作教育通识化推进到各个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之中。2011 年,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和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根据学院

的专业优势开展了 10 个研究生服务学习实践项目,笔者在其中担任指导老师。据不完全统计,参与 2011 年公益学习实践的研究生共计 277 人,本科生 30 余人,累积服务时长 16000 小时。我以“以城乡互助、公平贸易、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为例来介绍社会工作教育对其他专业的影响。

“‘广州—从化’以城乡互助、公平贸易、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是广州市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实施运作。课程项目通过组织研究生参与城乡合作宣传项目以及农村本土文化调研,为他们提供反思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平台,并且向从化农村当地宣传先进理念,寻找城乡合作途径。学生一方面通过北京路的公平贸易店展示窗口,推荐从化农村的绿色土特产及当地的美丽景色、传统文化等,吸引城市居民了解、接纳城乡互动、公平贸易理念;另一方面在从化农村地区通过口述研究发掘乡土文化、建立青少年个人资产账户、建立家庭档案,并且鼓励妇女参与生态农副产品养殖等。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这一服务学习有了很多深入的认识。

“这次学习是体验式的成长。不再是以书本为师,而是从实践中去体会去得到。要深入我所生活的环境中去观察:那些建筑、风俗、信仰和文化,与我们传统所理解的有不同又有相同,无一不是抽象知识与精神信仰的鲜活表达。这便要求我们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积累以及扎实的专业基础,转变学习观念,在这些日常生活所见中学习新的东西,发现值得研究的方向,找到问题所在。”(金晶,历史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服务学习在研究生群体中开展,不仅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层面有了进一步学习,而且使其对所学领域的社会意义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这些专业课程和暑期项目中都引入了社会工作的教育手法,特别是助教督导和社区合作伙伴的引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服务学习不仅限于社会工作专业,文理医工等各个方向也有实践服务学习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服务学习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难:第一,参与的老师对服务学习理念还缺乏系统了解。服务学习在国内仍然是较少

被提及的概念,推广力度不够。许多老师基于课业压力不愿投入太多精力对学生专业课程进行指导,或者将服务学习仅仅等同于志愿服务。学生在缺少督导的情况下很难在服务中进行反思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第二,课程设计与教学制度的不适应性。尽管学生参与服务学习体验的热情很高,但受到高校现有教学制度的限制,有时必须在专业学习与服务当中进行取舍,而这与服务学习的内涵是相悖的。如果课程设计忽视了国内教育体制的背景,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合理分配学习与服务的时间,就会使得服务学习的质量大打折扣。第三,缺少可以信赖的社区合作伙伴。社区合作伙伴是服务学习中重要的一环,社区伙伴能否为学生提供服务过程的支持影响了服务最终的效果。然而,在我们的课程实践中发现,真正能够陪伴学生成长的社区机构并不在多数。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仍然需要社会工作教育者长久持续的努力。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服务学习可以从社会工作教育中走出来,逐渐扩展到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呈现出通识教育的特征。尤其是在最近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教育部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服务社会,满足社会的需求。服务学习成为推动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它的教育原理就是体验式学习,通过在地研究和行动教育让学生从具体的经验中通过实验和反思来理解抽象的理念,同时也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的责任感。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工作教育通识化并不容易,它对于社会工作教育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专业老师需要与社区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通过在一个地方长期的服务积累,最终让学生看到解决问题的可能。这种长期的服务工作才是社会、学生和老师都能够得益的保障。☞

- ①游洁《对社会工作实习教学的反思》,《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②例如,周玲、王沁源《服务学习型教学模式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社会工作》2011年第7期;沈菊《“三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学习”实践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

践》,《教育现代化》2017年第16期。

- ③William H. Denton, “Service Learning: A Powerful Strategy for Educational Reform”, *Community Education Journal*, No. 1-2, Vol. 25(1998), pp. 14-18.
④张荷皎《美国服务学习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⑤周加仙《美国服务学习理论概述》,《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What is service learning, <https://www.uwsp.edu/Caease/Documents/Service%20Learning%20Definitions%20and%20Benefits.pdf>
⑦郝运《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年。
⑧赵希斌、邹泓《美国服务学习实践及研究综述》,《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8期。
⑨James C. Kielsmeier, Peter C. Scales, Dale A. Blyth, Thomas H. Berkas, “The Effects of Service-Learn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Succes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Vol. 20(2000).
⑩彭华民、陈学峰、高云霞《服务学习:青年志愿服务与大学教育整合模式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⑪彭华民《服务学习:社工督导志愿服务新模式》,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⑫⑬向荣《创新、共融、整合:突破当下社会工作教育困境的路径探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⑭钱雪飞《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引入服务学习的思考》,《社会工作》2017年第4期。
⑮黄玉《服务学习——公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人文及社会科学教学通讯》2001年第3期。
⑯张丽娟《缺失与建构:社会工作“服务—学习”教学模式的应用》,《现代教育科学》2016年第12期。
⑰杨慧、王茹薪《“服务学习”理念及其在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的应用》,《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⑱⑲梁春芳《中学服务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年。
⑳赵立芹《从做中学——美国服务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㉑周加仙、姚梅林、郭芳芳《服务学习在中国:现实需要与推进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朱健刚,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 zhujiangang@nankai.edu.cn. 天津 300330

(责任编辑:毕素华)